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祁阿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牛虻

[爱尔兰] 伏尼契 著 祁阿红 译

Ethel Lilian Voynich

## THE GADFLY

---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企鵝<sup>®</sup>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虻/(爱尔兰)伏尼契(Voynich, E. L.)著;祁阿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523-0

I. ①牛… II. ①伏… ②祁…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285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陈旻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9千字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23-0  
定 价 28.00元

## 企鹅经典丛书

###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sup>①</sup>

---

① 出自《圣经·马可福音》1：24 及《圣经·路加福音》4：34。原文是：Saying, Let us alone; what have we to do with thee, thou Jesus of Nazareth? (唉，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 作者鸣谢

我在意大利收集这个故事素材时，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我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要特别感谢佛罗伦萨的马鲁塞里安纳图书馆、博洛尼亚国家档案与民事博物馆的官员，感谢他们的礼遇与善意。



##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79
第三部	217
尾声	321
《牛虻》讲的是革命故事？	刘小枫

## 第一部



## 第一章

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亚瑟正坐在那里翻阅一堆布道手稿。这是六月里一个炎热的傍晚，为了风凉一些，窗户全都大开着，但百叶窗只开了一半。院长蒙塔内利神父暂时搁下手中的笔，慈祥地看了一眼那个正俯身翻阅手稿的乌发青年。

“还是找不到吧，亲爱的？没关系的，那篇东西我得重写。也许它已经给我撕掉了，我让你白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蒙塔内利嗓门不高，但音色浑厚，字正腔圆，使他说起话来平添了几分特殊的魅力。这是天才演说家的嗓音，其声舒抑，可以随心所欲。他跟亚瑟说话时，语气中总是不乏一股爱意。

“不，神父，我一定要找到它；我肯定您是把它放在这儿了。重写是绝对写不出一样的东西的。”

蒙塔内利不再说什么，继续往下写。窗外有一只困乏的金龟子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大街上传来水果小贩悠长而又忧伤的叫卖声：“草莓啊！草莓！”

“《论麻风病的康复》，在这儿呢。”亚瑟穿过房间时的步态很优雅，不过这样的步态曾经惹得家人很恼火。他身材瘦削，块头不大，不像三十年代中产阶级的英国青年，倒像个十六世纪意大利绘画中的人物。从长长的眉毛、漂亮的嘴巴到小巧的手和脚，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是精雕细琢的，俊秀无比。如果他静静地坐着，可能会被人当成一个女扮男装的漂亮姑

娘；可是他一旦动作起来，竟又是那么轻盈敏捷，就像一只没有利爪、温顺驯服的美洲豹。

“真的找到了？亚瑟，没有你，我怎么办哪？我总是这么丢三落四的。这会儿我不想写了。到外面的花园去吧，我来帮你做功课。你什么地方不太明白？”

他们走进静谧、幽暗的修道院花园。神学院这几幢房子原本是一座古老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两百年前，这个四方形的庭院虽然甚为整洁，但却缺乏生气。当年由那道笔直的黄杨绿篱隔开的地方，长着一丛丛修剪得很短的迷迭香和薰衣草。那些曾经侍弄这些花木的白袍修士如今均已作古，被人遗忘，但在这个恬静的仲夏夜晚，这些花草却依然香气四溢，不过已经没有人再把它们的花当草药采集了。石板小径的缝隙里长着一簇簇野芹菜和耧斗菜，庭院中间那口井已陷入蕨类和景天的重重包围。玫瑰无拘无束地胡乱生长，由根部抽出的蔓生枝条耷拉在小径上；在黄杨树篱的边缘，大朵殷红的罂粟花正在盛开；在蓬乱的杂草中，高高的毛地黄佝偻地立着；无人打理、已不结果的老葡萄藤从一棵被冷落的欧楂树的树枝上垂下来，长满叶子的葡萄藤在缓慢地、无精打采地摇曳。

庭院的角上有棵硕大无朋、夏季开花的木兰，高耸挺拔、枝繁叶茂，树上开满了乳白色的花朵。靠树干有一张粗糙的木长凳；蒙塔内利在长凳上坐下。亚瑟正在大学攻读哲学。由于在书上遇到一些困难，就来请“神父”指点迷津。虽然他并不是修道院的学员，可是在他眼里，蒙塔内利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那一段文字中的问题解决之后，亚瑟说：“如果您没有什么事要我做，那我就现在回去了。”

“我今天不想再工作了，如果你有时间，我想让你多待一会儿。”

“哦，好的！”他身体向后靠在树干上，抬起头来，透过幽暗中的枝叶，

看见平静的夜空中第一批闪烁的繁星。他那黑色睫毛下边长着一双湛蓝的眼睛，显得朦胧而又神秘。这是他母亲的康沃尔人的基因遗传。蒙塔内利转过头去，这样他就可以不看这双眼睛了。

“你好像挺累的，亲爱的。”他说。

“我也没办法。”亚瑟的声音中透出了疲惫。神父立刻就注意到了。

“你真不该这么早就上大学；要照顾病人，还要熬夜，把你累坏了。我应当坚持让你先好好休息，然后再离开里窝那<sup>①</sup>。”

“哦，那有什么用呢，神父？母亲过世以后，我在那个家里很痛苦，没法再待下去了。朱莉娅会把我逼疯的！”

朱莉娅是他那个同父异母大哥的妻子，搅得他不得安生。

“我真不该表达那样的愿望，让你和你的家人住在一起，”蒙塔内利轻声说，“我相信这对你来说可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真希望你当时能接受你那位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如果你能在他家住上一个月，现在可能就精力充沛地学习了。”

“不，神父，我真的不能答应！沃伦夫妇为人很好，心地善良，但是他们不理解；所以他们为我感到难过——我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接下来他们就会安慰我，说起我母亲。当然，婕玛不会；她从来就知道什么不该说，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这样；但是其他人会说的。不仅如此……”

“那还有什么呢，我的孩子？”

亚瑟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拽下几朵花，心不在焉地把它们捏在手里。

“那座小城也让我受不了，”他迟疑了一下之后说，“那里有我小时候

---

① 亦译“莱戈恩”，意大利托斯卡那区西部港口城市。

她给我买玩具的商店，还有在她没有完全病倒之前我经常带她去散步的海滩。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有同样的感觉；每个卖花的女孩都会拿着一束束鲜花要卖给我，好像我现在还要买似的！还有那个小教堂的庭院——我必须离开；看见那个地方我就难受……”

他突然不说话，把毛地黄的钟状花瓣撕成碎片，然后坐下来。一阵长长的、尴尬的沉默之后，他抬起头看了看，心想神父为什么不说话呢。木兰树下的光线越来越暗，一切都变得暗淡而又朦胧，但那点光线足以使他看见蒙塔内利死灰般的苍白面孔。他低着头，右手紧紧抓住长凳的边缘。亚瑟把目光移向别处，不禁感到一种敬畏与好奇。他觉得自己好像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一片圣洁的土地。

“我的上帝呀！”他思忖道，“在他身边我是何等的渺小与自私啊！即便我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他也不可能比我的感受更深嘛。”

这时候蒙塔内利抬起头向四周看了看。“我不会逼迫你回去的；无论如何，现在不会，”他以非常亲切的语气说，“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今年暑假开始后，要彻底地好好休息。我想你最好立刻去休假，离开里窝那地区。我不能让你的健康每况愈下。”

“神父，神学院放假之后，您到哪里去？”

“像往常一样，我将带学生们去山里，负责把他们安顿下来。不过到八月中旬，副院长就结束休假回来了。那时候我将去阿尔卑斯山，换个环境。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可以带你去进行长途登山，你会对阿尔卑斯山的苔藓类和地衣类植物感兴趣的。不过，单独和我在一起，你也许会感无聊吧？”

“神父，”亚瑟十指交叉着握紧双手——朱莉娅说他这是“明显的外国做派”，“只要能和您一起去，要我干什么都行。只是……我也不能肯定……”

“你是觉得伯顿先生不会同意？”

“他当然会不乐意，但是他很难干预；我已经十八岁了，可以自己拿主意。我认为我不必听他的。他对我母亲向来不好。”

“但是如果他一意反对，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违背他的意愿；如若不然，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困……”

“不会再困难到哪里去了！”亚瑟情绪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他们从来就不喜欢我，而且总是——我做什么无关紧要。再说了，我和您——我的告解神父<sup>①</sup>——同行，詹姆斯怎么能拉下脸来反对呢？”

“别忘了，他是个清教徒。不过，你最好还是给他写封信，我们可以等一等，看他是怎么想的。但是你可不能没有耐心，我的孩子；不管别人是恨你还是爱你，你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对这句温和的责备，亚瑟一点也没有生气。“我知道，”他说着叹了口气，“但是这也太难……”

“你星期二没能到我这里来，我很遗憾，”蒙塔内利很快转换了话题，“阿雷佐<sup>②</sup>的主教来了，我本想让你见见他。”

“我答应过一个学生，要到他的宿舍去开个会，他们到时候要等我的。”

“什么样的会呀？”

这个问题似乎使亚瑟有些尴尬。“是……不……不是什么正……正式的会，”他紧张得有些结巴，“从热亚那<sup>③</sup>来了个学生，对我们发表了一个演讲……一种……讲座什么的。”

“他讲了些什么呢？”

---

① 听取别人忏悔的神父。

②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城镇。

③ 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城市。



亚瑟有些犹豫。“神父，您大概不会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吧？因为我答应过……”

“我什么也不会问你，如果你答应保密，那你当然就没有必要告诉我；但是时至今日，我想你总可以信任我了吧。”

“神父，当然可以。他谈到了……我们和我们对人民……还有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谈到……我们怎样才能帮助……”

“帮助谁呀？”

“农民……和……”

“和？”

“意大利。”

一阵长长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塔内利转身看着他，非常严肃地说，“你思考这样的问题有多长时间了？”

“从……去年冬天吧。”

“在你母亲去世之前？这件事她知道吗？”

“不……知道。我……我当时并不关心这种事。”

“那么现在你——关心了？”

亚瑟又从毛地黄上撷下一把钟形的花。

“是这样的，神父，”他眼睛看着地面开始说，“去年秋天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许多学生；还记得吗？呃，其中有些人开始跟我谈起——所有这些事情，还借书给我看。但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总想快点回家陪母亲。你知道，在那个像监狱一样的地方，她生活在他们中间非常孤独；朱莉娅那些刻薄的话足以把她气死。后来到了冬天，她病得非常厉害，我把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都抛到脑后去了；后来，你知道，我就根本没办法离开家到比萨来。如果我当时想到这一点，我是应当告诉母亲的；可